

書叢小科百

顏元與李塨

金絮如編

王雲五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叢小科百

燦李與元顏

編如絮

編主五雲王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20174·1)

百科全書顏元與李塨一冊

每册定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金絮如

發行人兼 王上海雲河南路五

版權所有必究

印 刷 所 發 行 編 著
發行所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五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

證查審號七二七一第一字審會員委查審誌雜書圖會員委傳宣中央

目錄

第一章 引言	一
第二章 顏李略傳	四
第一節 顏習齋先生略傳	四
第二節 李恕谷先生略傳	七
第三章 顏習齋之著作	一一二
第一節 存治篇	一一二
第二節 存性篇	一四
第三節 存學篇	一四〇
第四節 存人篇	一五
第五節 其他著作	一六六

第四章 李恕谷之著作	二二八
第一節 闡發四存學之著作	二二八
第二節 註釋經書之著作	三五
第三節 學有所得之著作	三八
第四節 其他雜著	四〇
第五章 顏李學說之分析	四二
第一節 基礎思想	四二
第二節 政策論	五六
第三節 文學論	六五
第六章 顏李弟子錄	七四
第七章 結論	八二

顏元與李塨

第一章 引言

任何事發生，都有牠的動機。當然，我寫這本小冊子，也有動機。

幼年時，我曾在四存中學畢業。想到母校，我便回憶着在北平西城，南海公園西牆外，有一所樓房。內中雜花茂樹，楚楚可人。一般青年們走着四方步，每日講修身，念毛詩，讀左傳，彈古琴，奏雅樂，……處處表現和北平那些學校，是不同的。不起學潮，不寫愛呀心呀肉呀的文章。他們道貌岸然，沒有羅漫斯可說。他們的理想人格，他們的導師，是能力行的二位學者——顏習齋和李恕谷。但是，每次我想到這裏，我便覺得慚愧。顏李學說之創始，遠在二百年前，四存學會和學校之成立，也有十年之久。可是，社會上一些智識分子，當然其他的人，更不用說了，能知道「四存」二

字之真義，和顏李二先生之學說的，又有幾人？這不能不由我們四存學生負責任的。先聖先賢，給我們留下了壞寶，我們不能發揚光大，是多麼可惜！所以我每次想到此處，就有一種計劃：用一種極經濟的篇幅，寫出顏李學說的輪郭，介紹顏李遺書之大概。但因為環境的不許可，總未如願。而現在很多人感覺著，空言不如實行。所以我乘此時機，完成這一種艱難而不易討好的工作。

我們中國，在近二十年來，介紹進來世界上一切的學說，如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實驗主義，法西斯主義，民治主義……等等。而且每一種主義都有一部份信徒。至於政治上，也試驗了種種制度，總統制，內閣制，委員制，狄克推多制，無不應有盡有。然而國勢一天天不振，民族一天天衰落。即如現在政府，在三民主義指導之下，而建設的成績，以建國方略而論，也相差太遠。蔣介石先生，在保定講演，他說，不是三民主義有什麼錯誤，是一般黨員未能實行。是的，「力行」是一切事業的基礎。不能力行，便涉於空談，便成了主義陳列所了。而顏李學說的基礎，也便是個「習」字，而注重實行。

顏習齋先生說：「人之歲月精神有限，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

世上少一分，」又說：「如天文地志律歷兵機等，須日夜講習之力，多年歷驗之功，非比理會文字之可坐而獲也。」李恕谷先生說：「後世行與學離，學與政離，宋後二氏學興，儒者浸淫其說，靜坐內視，論性談天，與孔子之言一乖反。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法，則拱手張目授其柄於武人俗士。當明季世，朝廈無一可倚之人，坐大司馬堂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覺建功立名，俱屬瑣屑，日夜喘息著書，曰此傳世業也！卒至天下魚爛可決，生民塗炭，嗚呼！誰生廣階哉！」我們看了以上兩段話，真是覺得十分沈痛。李恕谷先生說宋明之亡因為：「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我國之所以到了如此地步，恐怕也是由於此吧！那麼，我們說顏李學說是救濟現下一般人的空言不行的藥石，也絕不爲過的。

至於兩先生的著作，現在流行的，有顏李叢書一種。此外如戴望的顏氏學記，也頗能介紹兩先生學說之大略。本書就以這二種爲基本參考書，寫出來的。此外又參考梁任公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一部分。

第二章 顏李略傳

第一節 顏習齋先生略傳

顏先生名元，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年譜上說他的容貌：「頂圓，後一凹。髮少年甚長，晚歲

尺許。面方腴，少紅白色；晚蒼赤，隱白，額微峙。準方正而鉅。孔有毫。睛黑白分，中年病目上瘡，左目遂眇。然卒視之，若目睛如故者。左眉下瘡痕如橫小棗核。眉晚出，毫三五。耳有輪郭珠垂。額豐博，橫有紋。天庭一凹，大指頂口方正有髭。豐下鬚約四寸左右。髯五六株，兩輔各一。志生毫二寸餘。身五尺，胖白。手紋「生」字，掌紅潤。舌有文曰「中」。足蟬翅文甚密。」先生是河北博野縣北楊村的人。生於明崇禎八年三月十一日。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九月二日（一六三五—一七〇四），年七

十歲。

顏先生是楊村的小戶人家兒子。他父親名景，作了蠡縣朱盛軒的養子，所以他幼年也姓朱。他三歲的時候，清兵入關大掠，他父親被擄去。甲申年，先生十歲，李自成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五月清兵入關，是爲順治元年。先生十二歲時，母王氏改適。年十五歲，完婚。因那時先生正看寇氏丹法，學養氣術，故娶妻不近。第二年，知道仙不可學，才諳琴瑟。十九歲從賈端惠先生學。朱翁盛軒因訴訟，由家中逃去。先生被拘禁，囚在獄中。而照舊作文章，且有進步。端惠先生見了很喜歡，說：「這個人在患難之中，而心不亂，豈是常人所及？」後年二十六歲，閱《性理大全》，知周程張朱之學旨，雖是每日勞作農事，但必乘閒靜坐。那時先生之父音耗斷絕，思之，卽涕泣。而事奉朱翁及朱嫗，極孝。後朱翁置妾生子，稍疏先生。但先生事奉他更謹。戊申年，三十四歲，朱嫗病故，先生泣血極哀，身體病困。朱家的一位老翁，很可憐他，私自對他說道：「噫！你何必這樣子悲哀？死也是徒死。你祖母，自幼不孕，怎能生養你父親？你父親是異姓抱養來的。」先生聽了大驚，偷跑到嫁母那裏去問，果然如此，於是哀痛才稍減些。後來朱翁死後，改還顏氏本姓。先生居喪的時候，守朱子家禮極嚴。但在實行上面，才覺得有許多地方，違反人情。如朱子家禮規定：「練後，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

者會哭。凡哀至皆制不哭。」把哭泣定的太機械化了。是太抑人情，而按古禮來比較，也相差太多。因此先生才覺悟，唐虞時代的大道，是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周禮教士以三物六德——知仁聖義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和後世學術專務記誦或靜坐冥想者，門庭迥乎不同。於是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四編。題其居室曰「習齋」。師弟子，行孝弟，存忠信，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共研究兵農水火諸學。在書室內陳列著琴竽，弓矢，籌管等物。嘗說：「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治與道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所以先生之學，是以事物爲依歸的，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先生歸宗之後，欲出關尋父，碰著三藩之亂，蒙古響應，遼東戒嚴。直到五十歲，方能成行。先到北京，刻尋父報帖貼四城門及內城各地，後出山海關，北達鐵嶺，東抵撫順，南出天覆門，困苦萬狀，經一年餘，才得其父蹤跡於瀋陽，但已死了好久，乃負骨歸葬。五十七歲時候曾出遊，到河北省南部及河南。六十二歲那年四月應肥鄉人郝文燦之請，去主講漳南書院。要想把自己理想

的教育精神和方法，在那裏試驗。於是計劃書院規模，建正廳三間，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榜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榜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及孫吳諸子兵法，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並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外仍懸「漳南書院」匾，以示不沒舊之意。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比舉業，皆向北。空二齋，左處價，右宿來學者。門外左房六間，招待來賓；右廈六間，容車馬。東邊是更衣亭，西邊是步馬射圃。東北隅是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當時學生有數十人，遠近聞名。不幸那年大雨，下了月餘不止，漳水氾濫，把書院牆垣堂舍，通都淹沒，人跡將絕。先生嘆息說道：「天不欲行吾道！」於是辭別了回家。文燦與諸門人痛哭送別。自歸家後，又過了八年，到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九月二日酉時，先生卒死之日。謂門人道：「天下事，尙可爲。汝等當積學待用！」遠近來會葬的有百餘人。門人私謚曰：「文孝先生。」

第二節 李恕谷先生略傳

李恕谷先生，名塤，字剛主，別字恕谷。河北蠡縣人。生於清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四日死於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一日。（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年七十五歲。父明性，字洞初，學行甚高，人稱孝慤先生。顏習齋先生說：生平嚴事者六人，明性居其一。四歲，孝慤先生抱提口授孝經、古詩及內則。祖父彎小弓引之學射。二十一歲時以顏先生爲聖人之學，與李毅武同訪之於賈子一塾。習齋對他說：「尊君老成簡默，僕學之而未能。內方外和，僕學之而未能。夫學問富於胸中，而視之若一愚人，豈人所可及耶？足下歸求庭訓可也！」自此深以習齋學習六藝爲是，拋棄了八股，專學此道。第二年五月，往謁習齋，學曲禮。立日記，每小時下面記一個符號，如多言則記×，過忿則記○，等等。又習禮、習數、觀周禮、儀禮、禮記及家禮。考冠昏喪祭朝聘各種儀式。習琴於張而素，學射御於趙錫之、郭金城。問兵法於王餘佑，學書於彭通，學數於劉見田，後又學樂於毛奇齡。孝慤先生居鄉間，先生因力田不能養親，兼習醫，賣藥，每朔望前一日薄暮，步行二十五里至鄉，省父母，安昧爽起，拜卽返城。嘗說：「孝慤公之事親，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我雖努力去學，仍未能及。」乃纂集古人事親之禮，按時省視，鮮膏醴稻，竭力籌得，以事奉父母。而自食粗糲，不使父母知道。年譜說他：「務農，

行醫，教弟，忿忿日不暇給。」年二十五，遭孝憲之喪，哭泣如孺子，三天哀痛不食，殯喪如禮。年譜說：「先生慟瘠成瘵，畏寒洩瀉，頭暈腹痛，以手摩鬚，隨指墮落。白粥不能下咽，乃食菜，不食果。哭憂外，惟理學政，不問外事。」年三十三，爲舉業，康熙三十九年庚午，鄉試中式，到京師，應春試。但他卻不以八股爲然。嘗說：「向之爲舉業也，顏先生責以庸腐。錫之亦謂聰明退。及中後，錫之來晤，驚曰『聰明復矣！』乃知舉業聰明，則世事不聰明。時文不庸腐，則世事庸腐，甚矣。時文之害世也！」（年譜卷二）其後，三十七歲時，友人郭金湯爲浙江桐鄉知縣，請先生往佐治，既至，政聲大振。先生並乘暇遊西湖及江浙各名勝，傳四存之學，並學樂於毛西河，四十一歲時返里。次年入京會試，應左都御史吳匪菴之請，教其子姪。會萬季野等。後往應州，旋返里，又入京，會王崑繩，傳習齋之學。此外如王掞、許三禮、閻百詩、胡朏明、方靈臯等，皆相往來。季野尤篤服先生之學。彼時季野負盛名，每開講會，列坐都滿。一日會講於紹寧會館，先生也在坐，衆方請季野講郊社之禮。季野說：「且慢講什麼郊社，請聽聽李先生講真正的聖學。」因把先生所著大學辨業之旨，詳細介紹，並說道：「這是真正聖學，諸君有志，不要自外！」因延先生登座同講郊社，但先生辭謝而去。此後，時常往來京師。顏

先生之學，因而流傳逾廣大。四十六歲時，習齋先生死。先生至北楊村哭，並爲文祭之。祭文中：「盡其在人，聽其在天。塨不敢謝。但痛失先生，提撕而使塨獨肩斯任也。」足見先生是以發揚實學用心之堅固。後來方靈臯、不等先生子孫之請求，而爲先生立傳，竟厚誣先生，謂因方言而改其師法。這是何等的荒謬！先生尊習齋遺命，以齋爲公聚學會所，每年二八月上辛，同聚致祭，祭訖會學修習齋年譜。五十一歲時，楊勤（慎修）爲陝西富平縣長，三次請往佐政，許之。慎修事以師禮。先生對他說：「富平地方太亂，應以嚴法治理。」於是禁鬪爭，止賭博，勤聽訟，減催科，除強暴，扶怯懦，風俗大變。又旌勵孝弟，崇學校，選鄉保，練民兵，勸農興利，政聲大振，關西學者聞風而來。從先生學禮樂，學易，學兵陣，居一年餘，辭別回里，當時「兩衙六房三班衙役，薦紳士民，盒酒拜餞，迎送十餘里。至臨潼之康橋，慎修欲同宿，力辭令回。慎修令馬夫備三騎送先生抵里，欵欵跪地不起。曰：上下皆知楊勤能屈先生，願先生勿虛上下之望！」（見年譜卷四）五十四歲時，曾應山東濟南張知府之請，但到後，觀其署事，知其非能爲者，乃決辭而歸。五十六時，同邑進士王之臣來言：「王相國將薦先生於朝。」先生具書力辭。五十八歲時，部文提選先生爲知縣，先生力辭，乃改爲通州

學正先生迎太夫人到署，供酒餚果粢，皆善啖。先生甚喜，日必供四五次。後經八十餘日，因病辭職，旋里遷居博野，修葺習齋學舍，收召學者。當時從游者極多。或由遠方來書求教，時清相國徐蝶園，張桐城，擬薦舉先生往教皇子。又擬聘先生修明史，方靈臯在京，力陳先生老病，代爲辭謝。年羹堯開府西陲，兩次來聘，先生皆力辭。年七十五，卒於家，時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一日。門人私謚爲文子先生。先生長子習仁，先卒。次習中，習禮，皆能承其家學。

第三章 顏習齋之著作

第一節 存治篇

四存，既不是禮義廉恥，也不是孝弟忠信，乃是顏習齋的著作，名叫四存編的。

四存，卽存治，存性，存學，存人四篇。存治篇成書最早，當先生二十四歲時，即行編纂，先名爲王道論，後改爲存治篇。年譜說：「謂志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田賦，陣法，作王道論。」（卷上）至於書中內容，是主張井田，封建，學校，皆斟量復古的。

他對於土地的分配，是主張用井田，使人各有其田，而抑制富農：

「豈不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若順彼富民之心，卽盡萬人之產而給一人，所不厭也，王道之順人情，固如是乎？況一人而數十百頃，或數十百人而不一頃，爲父母者，使一